粵民義師
大沽前後之役
庚申換約之役

瑞之

中西紀事

卷拾叁至卷拾伍

中西紀事

卷拾貳至貳拾

北叔

粤民義師

天津前後之役

庚申換約之役

端之

中西紀事卷之十三

江上蹇叟

粵民義師

道光二十一年夏粵東義民創夷人于蕭關三元里見六卷遂起團練之師始自南海番禺而香山新安等縣繼之紳民睫血丁壯荷戈誓與英夷為不共之仇踰年聞白門撫事定弗善也未幾耆英任兩廣總督伊里布任廣州將軍黃恩彤自江甯藩司升援粵撫三人者皆前在江甯同預于撫事之約英夷來往粵東方挾之以為質粵之紳民獨執通商舊制起而爭之初粵東開港始於乾隆之中葉定制以澳門為貿易之區以黃浦為卸貨之地洋商交易事竣仍押回澳門住冬不得留逗省城洋行擅自出入五十八年至英人來貢請撥給廣東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畀該商寄住奉

敕諭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

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用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等因載入粤東檔案嗣以壬寅之役挾兵要撫所議通商各款內有省城設立棧房及外洋領事入城之約于是甯波上海等處出入自便而福建以福州爲通商馬頭遂于省城烏石山上起造洋樓大府與之修來往晉接之儀粤人聞之謂夷人向不准入城爲

天朝二百年來例禁況五口通商粤東但有澳門不聞廣州也爰合詞懇于大府請申洋商入城之禁不省乃大集南海番禺之紳士耆老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户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每户三丁抽一以百人爲一甲八甲爲一總八總爲一社八社爲一大總自日之間城鄉鎮集燈楮旗布爲之一空自是眾議洶洶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董猶雜處重之以枘鑿浸浸乎與官爲仇矣壬寅議撫之次年濮鼎查至粤請入城見制府粤民不可濮方逞志金陵懼以此偶挫其鋭遂逡巡去二十五年

洋艘至粵首請入城見制府制府難之其年冬十二月夷酋復以相商事件請
入制署者相乃遣廣州府知府劉潯登夷舟謂將曉諭軍民訂期相見粵人偵
知之遂于城廂內外徧張揭帖約以夷人入城之日閉城起事適太守自夷船
速賓歸騶從前導有擔油者攔坐輿過弗避也隸騶而汙之又捽其髮而當階
笞之市人譁而言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爲魚肉也一時烏合之衆
乘衅而起太守回署則堂皇嘯聚數千人闖入宅門內刼取太守衣笥陳之堂
下破其鐍攫其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將事夷不復爲
大清官矣太守自後院毀垣出奔制撫制撫懼激變亟出示安撫之軍民乃散
旋揭帖議搶刼城外十三洋行夷酋遂逸去維時廣州人益自得遇夷人登岸
輒多方窘辱之夷人不堪反以爲大吏之發蹤指示也則數數貽書譙讓之大
府不能辯而恒懼粵民之敗撫局無計以消弭之謀於粵中紳士則曰此衆怒
不可以說動也又曰吾鄉之民能爲

國家效勳力不能從撫也若制撫將軍一朝合於國中亦以能執干戈禦外侮者受上賞某雖不武前驅陪後唯命之從大府卒無以難也伊相在廣州以憂死者相旋密謀于首揆得

旨內召於是粵人乘間以翻撫事局之夷人入城之議卒不果行

二十六年粵撫黃恩彤被劾罷歸時徐廣縉起復入都自藩司升授粵撫葉名琛亦以是年之冬授粵東藩司踰年者相內召授徐廣縉為兩廣總督葉名琛為廣東巡撫先是英人堅執白門前約數請入見者相以粵民為詞請徐圖之及相國內召夷人以其管轄五口又原議撫事之大臣國請定入城之約而後去於是相國謾語英酋期以二年之後當踐前約該酋復要以據情入告許之昔見咸豐七年香港新聞紙內稱道光年間曾定有二年後入城之約初以為相國佯許之詞及見粵人所撰廣州記事則聞夷人要相國奏請二年後入城又核之許祥光所致夷書則二十六七年間者相將去粵東事也自相國去後英人自恃其積年之狠戾見後至者以為上室懦夫易而侮之又見昔年之預撫局者先後去粵其所要求更

有出於所議之外者遂復以入城相商照會制府制府不荅粵之紳士乃乘間說曰番舶每歲一至悉索敝賦公等能終事之乎不能則需者事之賊也今吾粵之耽耽者皆在夷矣若明公投袂一呼則負杖入保者皆至何求而不克二十九年己酉英舟至粵復請入城與制府議事制府辭之即乘舟出虎門外親詣夷舟夷酋出其所求通商各款並申二年入城之約制府不荅回至會城密與府軍畫戰守策時則南海番禺各鄉團練之師先後並至紳士請師期制府告曰夷人志在入城不許則必挾兵以要我先守後戰曲在彼矣越日夷舟闖入省河連檣相椄輪烟蔽天制府復單舸前往諭以衆怒不可犯夷酋謀質制府舟中以要入城之請俄而省河兩岸義勇呼聲震天酋大懼乃以罷兵修好請自此不言入城事制府窺其妄念已息復溫言撫之遂開艙互市如初事畢栝情入告

成廟方悟粵東民情之可用而前此諸臣皆以交臂失之覽奏欣慰奉

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畧臻靜謐而馭之之法
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以
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
等迭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貲禦侮
紳士實力匡勷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靜不折一兵不發一矢
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摘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
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
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
眷發去花翎二枝著即分別祗領穆特恩烏蘭泰等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
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叙候補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等加恩以道
員儘先選用並賞給三品頂戴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
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能移忿

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于中者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親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及給予匾額之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勩賞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餘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是役也論者謂平西域張逆以後之曠典而

成廟謂前此諸臣主勦既失機宜議和復無把握特加二臣封爵以愧勵之然實學民團練之師先人而奪之者也維時粵東有好事者播散流言將欲乘勝沮其通商之局英之公使文翰者聞而懼焉貽書制府請重定粵東華夷通商之約於是粵之紳士言於制府曰夷人覬覦入城誤自白門之約未經顯揭耳今必欲以粵東尋約請者須首嚴洋商入城之禁載入約中以杜其異日復萌之漸文見眾怒洶洶不敢堅執遂盟茲粵人又要以出示曉諭夷商恪遵新約亦許之制府据以奏聞載入檔案自見英夷之在粵者稍稍斂戢相與休息者數年

咸豐六年英夷以執舟子事起釁（見後卷）謀入粵城面見制府詰其事制府辭之時葉名琛以大學士任兩廣總督當道光戊申己酉間與英人重定粵東之約相國預爲至是粵人執前約及英人示諭洋商不准入城載入新聞紙者上書爭之（新聞紙係西人自撰粵人恐其日久背約勒令載之新聞紙中以爲他日左券）英人在粵之領事巴夏里者以舟子事教唆水師提督西某及來粵之公使包某欲藉以破入城之約屢由公使致書相國謂壬寅請款凡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粵東禁止入城以來傳言誤聽壅關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不省於是西水師興兵攻治河礮臺遂窺省會粵人請率團練義勇入保相國諭曰夷人啟釁志在進城今藉端滋事本部堂援前約反覆開導彼終不聽然本部堂必堅執前盟不能曲從其請也爾等勿復驚疑宜一心堵守同仇敵愾是年九月英夷攻城不克十一月又移兵攻近城礮臺粵民守城見夷勢猖獗烏合之衆思洩其憤藉以牽制英師於是積薪灌油火烈具舉燬英人在粵之洋行凡

六一時洋艘之至粵者被義勇沿河截擊或傷其船主或擊其舟人大府弗能禁也方英行被火之後有火輪船一尾繫一划艇載其灰燼之餘收拾珍玩重器自省河駛至虎門夜半突有華艇百艘集於前閭礮轟擊火輪船見勢急斷划艇纜索而走遂為粵民所奪英人不勝其憤馳告本國主請再遣公使入粵並帶兵船與大府理論七年英使額羅金至粵兩致書相國不省遂糾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之兵合從攻粵粵民以連年搆釁端大府出示禁止以為官之陽勸而陰撫也又見英夷屢致書大府於大府秘而宣示疑其別有請託於是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是年十二月英夷糾佛兵再攻粵城克之粵之北門外有九十六鄉即昔年創夷人於三元里者聞粵省陷銳意恢復募勇團練而佛山鎮之義師起

八年春粵紳大會南海番禺之義民設團練局於佛山鎮主其事者侍郎羅淳衍翰林院編修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也英佛據城附郭之民多不附者而北

門外之九十六鄉素與夷人為仇各謀保衛之計首嚴清野禁絕漢奸又聲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佛聞而憚之正二月間侍郎等親赴各鄉團練得數萬人揚言刻期攻城城中兇懼是時將軍都統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內應悉收駐防兵械脅旂民而降之司道聞佛山起義微行而逃惟巡撫被夷兵防守不得出初中西不睦地方官出示禁止華人受文雇外洋供具服役迨省城陷後英人逼令巡撫出示諭以中外講和不日罷兵通商爾等凡有在麥高香港等處麥高與香港對洋香港在珠江口之北麥高在珠江口之南其民多仰食于外洋者為英法署中辦理文案及受雇服役人等法與佛同西人月報皆作法遵前示辭退者仍速回原署照舊辦理毋得心懷疑慮觀望不前等因推英人月報係七年十二月蓋即破城後事佛山紳士聞之謂中西之釁實起自漢奸向來違抗封艙之案必先撤其沙文使之供應窘絕遂于三月間由局中出示令粵中各府縣鄉村耆老首事通飭民間男女有在香港麥高等處為外洋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緊行辭退回家有不

遵者收其家屬無家屬者繫其親族於是漢奸兇懇一月之內告歸者二萬餘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以告領事巴某巴言非破佛山之局不能換回然水師提督當赴天津時曾戒諭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今日之事非我所得專也無已且以弛禁告遂由巴領事出示曉諭華民言現經公使水師提督在天津與

大清議和好不日即可通商爾等仍各還原業即地方官亦應仰體

皇上之意毋再阻撓致激他釁云云遣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安正張貼閒有鄉勇伏發殺其麥人數名貼示者係新安當地之民亦被殺其麥高之示交與駐麥高之夷官轉達于香山大尹聞新安事發亦中止英法之在省者聞事其因起兵攻新安陷焉佛山之局紳民同心聲勢響應惜不能成紀律之師故築室多謀而攻城鮮效繼以天津之役滬上之行執政主和疊臣觀望紳民之掣肘愈甚而克復無期矣

是年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飭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至滬商定稅則事宜八月欽差到上海英之公使額羅金後至請罷府議緣是時英佛在粵方攻陷新安侍郎等請緩撤團練之師而英人謂天津定和早已知會入粵何以紳士羅某等仍在粵中招勇且備張賞格謂在能得巴領事之首者賞銀三萬兩又復開礮傷斃我國兵丁致有新安之役請問是何意見等語蓋是時粵人見和議已成該夷仍復占居省會軍民憤憤因有僞造

廷寄謂英法心懷叵測

上已密飭羅惇衍等相機攻勦額羅金到滬方駐接粵夷人照會之文咨送欽使查辦必欲撤回黃總制及三紳士團練之兵方肯定議欽此摺以奏聞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諭旨一道摺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為詫異中國自來撫馭各國一

束大權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黃宗漢為兩廣總督接授欽
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即侍郎羅惇衍等激于義憤勇練自衛亦紳士應
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
專辦土匪並無與英佛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尚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
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自僞廷造寄令羅惇衍等與該二國為難
以致夷人疑慮著黃宗漢嚴拏僞造人之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
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
粵省相距較遠著即援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
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賚交何桂清祇領接辦欽此是時桂相等力主和
議委曲調停而該夷肆其桀黠必欲請
旨查辦以釋前疑于是粵人銳意恢復之懷一旦為之奪氣矣
按粵東義勇獷猂成風當夷人未擾之先械鬬搶刼之案迭出層見州縣緝

犯非特其竄海及逃踞山谷間弗能致也即廉得其實而差不敢捕營兵不敢協緝欲以規脫處分不過攻竊買抵完案而已當其招聚亡命不敢無故稱兵以抗官吏之頏行而其驍輕猛暴之氣未嘗不思藉手以試其能迨洋氛漸近則皆欲以有名之師報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嘯聚者百有三鄉惜粵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撫事既定義勇無所得餉則去而竊盜于是內訌外患之交乘而粵事日棘矣徐葉二臣皆以詞科清望出膺節鉞觀其設施之前後抑亦東平長者坐不窺堂之輩而殊勳懋賞乃得自義勇團防之推戴一朝膺蒲轂之錫專制嶺海間比於古之藩鎮不亦身與名之兩全乎然其始也以撲夷得功其繼也卒以和戎取禍當英人致書狂悖葉相不能率粵中團練興問罪之師乃欲以包荒示羈縻以靜鎮安反側一旦禍起燎原噬臍莫及遂爲衆怨之所歸昔義律索香港於琦相照會往返陽拒而陰許之粵人懲往事遂以此持相國短長迨見夷書三致不宣不答

蹤跡詭秘不能無芭苴竿牘之疑遂相率而解其體矣處事一不當而身與名之俱裂也悲夫

己酉之役不發一兵不折一矢而夷人斂手易據爲恭遂寢入城之議予未見原奏以爲宜僚弄瓦而解兩家之難酈生棹舌而下七十餘城今粤東義師以先聲而收後實效之意必有在粤之巨室排難解紛如魯仲連其人者越數年番禺許星臺太守應鑅同官江右詢之則當日主持其間者實太守之老阮也越日持其世父廉訪公行狀示予曰此事之顛末悉具焉其畧云先是耆相國因英酋固請入城曾有二年之約未幾相國內召中丞徐公膺制閫方伯葉公晉撫軍己酉仲春英酋吱嗡申前議請如約公力言夷情貪得無厭不宜曲徇所請粤省雖五方雜處然民知向義可以鼓舞振興使之互市保障制府然之公乃親詣各鄉申行團練嚴定章程不閱月而得十萬之衆又倡捐集資數十萬軍聲大振方欲乘此爲先發之制禁其互市羈其

沙文而公以為未可乃倡率諸紳先馳尺一書布告夷首導以大義其畧曰
蓋聞事不深思終貽後患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為可行而
其後終不能行者有常情以為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强也如貴公使與我
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貴德公使堅請入城之議耆相國定約兩年
之期此安知非相國深知其難而姑緩其期以為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
非德公使明知回國預存卸責之見而欲諉其過於後來受代之人乎不然
則入城之事無待再計而決何難即日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粵
省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皆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無間華夷則入城又
何分畛域不知省會之地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興波于
是閩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土匪之乘機搶劫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
福建之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貴使膠執前約而不深思遠慮者不過
欲以貴國體面夸耀于人以為入城則榮不入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衆

怨舉足而韜危機是慕虛名而實賈禍求榮反辱智者必有所不為也或又謂不許貴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藉以蠱惑眾心賴官紳有以彈壓而開導之抑知民情之真偽非可徒託空言也即如貴國所與交易之疋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生之良民彼以鉅萬之血本而謀利若歇一日之業即虧本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遽停貿易不約而同誰使之然也今城廂內外家家團勇戶戶出丁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鋪捐貲備經費合計不下數十萬金豈盡為防禦土匪而設苟非眾志成城何以一聞入城之議踴躍樂從不謀而合又誰使之然耶此皆民惟一心眾怒難犯之明證固非官吏所能強而齊之又豈刑法所能禁而止之者也乃外洋紛紛傳說有謂貴使如不能入城必將興兵構怨以圖一逞此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興師貴國有激而成所關者大實出於不得已今謂此小節輕動干戈若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眾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眾寡不敵若遠

調各港之兵且科衆商之餉則國小失大愚者爲不屑亦現今匪徒覬覦生心動藉公憤吞口實萬一釀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咎將誰諉黃竹岐赤柱之事其前車也原狀前段有黃竹岐殺斃夷人六命之事若以爲他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俾罷入城之禁不知省會之區衆流所滙設有緩急彼此相援此又同仇敵愾之可信者在貴使深思遠慮必無不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妄動耶我等紳士亦知貴使計必不如是之至恐恃不肖之徒播造謠言激成禍變乎以便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寒心耳總之作事貴循天理尤貴順人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心之向背即可驗天心之從違我

大皇帝以中外爲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

諭旨亦以民心爲重益順民心即以順天心也且貴國來使通商歷有年所全靠地利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竭然使近宜宜培養元氣充裕財源豈貴使爲國干城各國航海而來無不同深仰望正當

國遠大之計為外洋各國興利於無窮更不宜以此無益有損之舉而漸漸
於榮辱計也若能體察民情相安無事則我粵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加即
鄉曲愚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于入城萬萬矣是以欽差大臣
徐洞悉輿情確有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開心見誠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
國之心若與夫顧全粵民之深意至周且密也何貴使未之暗耶我等紳士
世居省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捍衛者不安其居民情洶洶勢將激
變于貴國既為不利于粵民亦不聊生兩敗俱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
明白布告貴使如幡然改將中止不行我等紳士必當閤議布公勸諭各行
户照舊貿易務使中外商民共敦和好盡釋猜疑相待以誠相交以信並欽
遵
諭旨為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共享昇平之福凡此披肝瀝膽言出至誠事
有明徵情無敢飾貴使固可以察而知也若仍固執己見不聽良言必將粵

恃威力妄啟釁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知者耳按此書義正詞嚴且於彼己情形成竹在胸故言之洞悉肯綮直其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維時仲笙制使以此書附呈

御覽古今全錄其文以資異日史家之攷證云康訪諱祥光號賓衢廣東番禺縣人道光壬辰進士後任廣西按察使在梧州勦辦江匪以瘁卒按狀咸豐丙辰秋英酋巴夏里復申入城之議構釁尋仇焚燒城外民房以數千計十三行洋樓亦毀于火吾粵官紳咸惜康訪之前卒而粵事之日壞有以也今並記之

附錄西人月報

近日粵省民人俱不敢與英人往來因怕本地官長異日以通番罪己故英人於破城之後即屬巡撫出示云云覩

英人入城在衙署內拾得本地人書信一大封其書出自外洋署內辦理文

紮之廣人因伊在外國人幕中探得其事即以密機遞於本地官長署中及
得一據知葉總制所行諸事未能盡合
大清皇上之意
廣省城內外居民恰與英人无大仇怨此是易于講和惟城外九十六村之
人不大利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十六村糾眾會議以為是役也必責人賠
屬官長剎令智昏以致城池之陷易於摧若令我等擬上京空告糾集人眾
以圖勦滅英人聞之議訂期招集九十六村之為首者入城勸諭以後共相
和好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害及英人即屠戮一村以為九十五村之鑒九十
六村即云九里一帶地方十二月間有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刼掠殺害所
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以上皆七年十二月破省後事
英人于黃埔地方豎一枝大旂黃埔之人於夜間將旂繩割斷以致顛仆因
出示令黃埔人交出斬旗之犯次日黃埔人僅將割斷之繩交出斬旗之人

已逃竄无踪至今未獲

現廣省藩臬司鹽運粮道俱在佛山設立衙署辦理事件英官勸其來省不允

英人火輪船戰由嘉爾巴搭地方至港載來天竺兵七百名自後又有船隻載兵來港因英官恐英佛兵勇不耐廣東暑熱故以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官在省見廣東巡撫柏濬備裝具欲往佛山遂命兵丁防守巡撫衙署又省城謠言紛起云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共謀糾合克復城池然亦久無確耗

現黃埔一帶中外貿易之事日漸興隆

葉總制初在天竺後又移至加爾各搭地方天竺京城然飲食起居應供如常以上八年三月以前事

四月二十一日英國武弁聞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領帶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衆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

會勦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人大怒追至行月中
為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
英人初入省時廣人帖服近則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
日佛官食時見飯中寘有毒藥又天竺黑兵被人擒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
其害又放火以燒英人所居之屋
前說英兵在白雲山擊退鄉兵一起英兵回省有醫生在後外夷出兵皆有醫生隨營忽
被鄉兵擒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胆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恣肆
胆愈大有花旗佛郎西天竺兵數名都被廣人殺去以上皆四月事
五月初黃總制蒞任初九日出示極贊稱廣省人民之忠勇其畧言道光二
十年閒予以道銜奉
命來粵歷四年以遠委署臬司曾目擊英人屢欲入城皆被爾等攔阻予愛爾
等民人及民人敬予有如父子兄弟後升任山東臬司以及陝西藩司雖去

粵邦數年未嘗一日忘爾等人民之忠勇也今予奉
命來粵不啻舊邦爾等民人亦如見舊主但惜南省一帶河山風景依然如昨
而變故多端較之昔日大不相同即如梧州肇慶等處俱有匪徒吾民之苦
亦已極矣今又加之以夷禍其何以堪竊思外洋人本以通商為事今乃不
務本業日事攻戰查彼國人數現居省城者不過數千離本國甚遠豈能舉
傾國之師而來我中土廣省地方一朝號召雖數萬萬人不難一呼立至此
意固明知之目下城廂內外民房半為英佛所据商賈遷徙民人離散彼亦
情知廣人憤怒實深是以在城斂跡不敢外出日夕防守寢食不安且英人
量己之力不能取勝而求其舊仇之佛人以助之予恐數年之後佛人亦必
受其欺焉花旗人在粵通商多年謹守前約不務攻城予實嘉之現在英佛
聞我
皇上調集大兵不日可至倘能洗心悔罪我

皇上必寬宥之不然則是冥頑不明罪戾必盡殲之無赦爾軍民有能出貲助
餉恢復城池者定當一一保奏等因現今廣勇驍健異常每夜于附郭地方
放流星射入城中欲以起火又出賞格亦以有能得英佛官之首者賞銀五
千兩得兵首者每名賞銀百兩又城中埋窩箭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日
下外國人若無兵丁防守之處不能游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
寂然又五月二十日黃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間有一隊鄉勇
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遂拏村人
三名同往別路查看不料鄉勇伏于隱僻處內藏礮臺忽放礮彈英兵傷者
六名船主亦受傷中有一人彈中二十七顆黑暗之中該勇于隱僻處各放
一礮潛走莫躡其踪而其礮甚巨所有村人三名亦被擊斃又二十一日英
武弁麾下有廚子係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時有同行
之天竺兵二名並未見及其神速如此又二十二日有佛人自火輪船上岸

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佛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英人以為報之太酷也以上五月事六月十四日夜四更時分有廣勇七千名忽來城下圍住三門皆駕雲梯而上城門外有一處乃英人巡夜局燒火藥甚多地震三里但未曾害及英人英兵迎擊廣勇北敗死傷者約三百人該勇俱說城內旗兵戰助故所為敗時駐防軍械都被英人收去約以兩不相害故廣勇如是云云

佛山紳士出示及英人攻破新安事俱見上以上六月事以上所記廣勇事最詳其言九十六村之民糾集義勇恢復城池與殷兆鏞所奏合九十六村者即三元里之一百三鄉也泥城為北門咽喉當佛山鎮之要路皆在省城之西北偏佛山之局乃九十六村團練之總匯處也至攻陷新安起于佛山局中禁止華人受雇勒限一月辭退夷人為之大害核以是年八月間上海照會之文其御帳羅侍郎三人欲請先撤其兵權正以此耳又月報內云六月間

黃總制出示言中外現議和好爾等民人毋得復相攻戰等語核以五月間、
激厲廣勇之示諭不免前後矛盾是則制使亦為廷臣之議撫者掣其肘歟

中西紀事卷之十四

江上蹇叟

大沽前後之役

咸豐八年春英法彌俄四國在粤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至江蘇投遞書信卽求江蘇制撫轉寄都中相臣尋准照覆令其分别前往粤東及黑龍江聽候欽使查辦語詳前卷中時四國人等已至滬中而英公使額羅金及水師提督並法郎西兵船先後踵至阻之不可遂駛駕火輪兵船由海道逕窺天津三月四國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請轉達都中相臣直督據以奏聞奉

旨命戸部侍郎宗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驛赴天津與直隸總督譚廷襄商辦夷務天津直沽河去海口二百里一日大沽港設有礮臺為天津門戸港之外有沙洪一道凡海船進者必過沙始得入口船至此輒淺擱不

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制使先遣大沽武弁駕當地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夷人數以杉板及小火輪船探水游奕制使以方議款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洋艘漸熟又以千里鏡遠窺礮臺具悉虛實夏四月彌俄講款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國同駕小火輪船及杉板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官兵開礮相持不克前路礮臺陷守臺之游擊以下死者八九時副都統富勒登太紮營北岸守後路之礮臺猝聞前軍失利兵勇驚潰所有京營礮位全行遺失亦相繼陷焉

上聞震怒爰逮天津鎮總兵達年大沽協副將德奎等入都革職拏問直隸提督張殿先亦論劾褫職奉

旨援託明阿為直隸提督尋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著僧王格林沁馳驛督兵赴天津京師戒嚴五城皆設團防局惠親王主之英人挾兵要撫既据礮臺旋欲修好而花俄二國居其間仍

以款議請當宗烏二之侍至津也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蓋英
制凡統兵將帥率以五等爵充公使畀以全權官銜示將在外不受中制之義
又見白門議款五口通商皆以相臣總其事于是欽使制使先後通款概辭不
見惟花俄二國與為往來而已既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上諭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馳驛赴天津查辦事件欽此
維時惠親王綿愉宗室尚書端華大學士彭蘊章等聯銜保奏已革大學士耆
英熟悉夷情請棄瑕錄用以觀後效上召之入見即日
賞給侍郎銜飭即馳赴天津時直隸總督已行文照會花俄二國使臣同至天
津商辦一切是月二十六日夷使至津與桂相花尚書相見定撫議也耆相以
二十九日抵津往拜英使不見傳言英人與耆相有隙桂相聞之懼撫事之中
阻也乃奏請召回耆英以順夷情
上不悅耆相自天津回行抵通州奉

廷寄飭令仍留天津自行酌辦耆相不即折回徑由通州入都旋寄信僧邸告
以初五日可抵軍營時惠王方自僧營歸途次接據僧邸專差送到耆英信函
大驚乃攜至巡防處與宗室大臣同閱僉謂夷情叵測該員慭未辦有頭緒輒
敢藉詞卸肩且未奉
特旨竟擅先自回京奏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耆英到營訊明後即在軍前正法等因奉
上諭耆英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擅自回京不惟辜負朕恩亦何顏以
對天下是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派員即將耆英鎖扭押解來京交巡防王
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欽此詞据訊供奏聞
上謂其擅離差次之罪輕而諉過卸肩之罪大乃
傳旨宗人府及刑部尚書宣示
硃諭賜其自盡以全法外之仁自是撫議遂定方桂相之至津也力持撫議而

天津之民自三年大挫粵匪之後勇於赴鬬見夷艘停泊海口輒思糾鹽梟海盜乘間搶擄迨相國至津軍民遮謁道左請率團練助官兵與夷人開仗相國撫而遣之英之謀主曰哩嘓呔者實廣東嘉應州人世効漢奸于外洋遂隨其公使額羅金為行營參贊聞相國至津不俟照會輒持其所定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條自海口至津要相國畫押允行相國辭之數咆哮於欽使廨中以趣撫事之速決正值花俄來津講款之時有津民與夷人口角鬬毆見哩嘓呔在場幫助遂糾衆生擒謀殺之又謀執而致之相國行營于是欽使及天津總督聞之恐誤撫局亟遣員弁設法解散遂釋哩嘓呔回舟一時廷臣封章連上僉謂夷情叵測喜怒不常非大彰撻伐不足以振國威于是通朝自閣臣外六部九卿臺諫之列聯名奏請罷撫語多憤激

上弗之罪也初

上之起耆相也召對密幄造膝請陳自稱當此時勢惟有獨任其難

上誣諉者再當審諭其自展謨謀不必附合桂良稍滞拘泥蓋欲以撫為勦也
迨耆相抵津仍循故智又見英人不禮輒欲藉詞卸
上始憮然失望是時拊髀擇將意在僧王而礮臺未經修好海防猝難整頓一切戰守機宜諸形棘手適桂相罷兵議撫之奏至竝呈送天津新議五十六款
上謂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旨飭令洋艘起椗回上海一面派遣欽使馳騁至江蘇商定稅則事宜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欽此時四國聞撫事已成先於五月二十五日自天津海口起椗去矣

秋八月二十六日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抵江蘇之上海時何桂清任兩江總督亦至焉英舟自天津起椗其公使額羅金者汎海至東洋護送日本船隻法彌俄三國使臣及英之參贊領事人等皆先後來滬是月長星

竟天凡十餘日始沒方津門之議撫也咨會到粵粵督請戢兵以俟命而粵民不共之仇見撫事已定會城不返決背指髮其憤益深時英夷在粵之領事揭天津和議曉諭粵民被新安鄉勇執其張示之夷人而殺之英法之据粵者聞其事遂起兵攻新安陷馬侍郎羅惇衍見夷禍未艾乃以緝土匪為名請緩撤佛山團練之局由粵督奏聞而該夷之難端復起欽使到滬之次日卽行文照會四國訂期商定稅則事宜旋准照覆內稱兩廣總督黃某暨紳士羅龍蘇三人辦事欠妥於天津定和之後仍行招勇且徧出賞帖謂有能送領事巴某之首者賞銀三萬兩甚至開礮傷斃我國兵丁以致不得已攻陷新安請問是何意見等語以上皆据原文載入滬商月報中欽使懼撫事中沮復又照會粵中藉因江西南贛等處均有賊踪道塗梗阻以致天津知會未到蓋權詞以答也復准照覆內稱必欲刻期定商稅則先須奏請撤回黃制使及粵中紳士團練之兵欽使不得已許之遂於九月初六七等日來至滬城英所遣者三人哩嘓呔

其首也稅則更定之大畧已具天津新議各款中此但載明出口進口之貨及洋藥一款不在此額亦不准十年一修改約凡十條四國所定大畧相同各口通商稅則善後條約額羅金至滬遂於十月　日欽差大臣與該四國使臣彼此畫押由該使臣賫回守候國書前至天津呈請換約桂相等据以奏聞奉旨依議維時英人以約內有增設長江海口一條欲先察看沿江一帶形勢以定貿易口岸遂于定約後遣水師領事駛駕火輪船由海入江溯流至湖北之漢口鎮踰月而返又法國傳教人等亦紛紛駛赴各省請設立天主教堂悉償內地船隻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是年冬月法國教士自蘇來浙撫胡興仁鼓吹升砲迎入署中又聞其淹留湖上數月時欽使花尚書等先回京邸桂相留滬半年督辦善後事宜踰年而有換約渝盟之事

九年夏各國人等駛赴天津換約尋桂相滬中原議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現在設防令四國換約之舟改由北塘海口行走各夷唯唯是時四國分幫入都英

舟先抵天津俄羅斯繼之突背前約闖入大沽口直隸總督恒福聞之遣員持約前往趣令改道不省五月二十四日英夷駕舟駛至灘心將截港之鐵鏁用礮炸裂時僧邸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等共十三艘皆豎紅旗挑戰遂將港口鐵鎗拉倒十餘架逼近礮臺開礮轟擊我軍亦放礮相持沉毀其船隻數號餘亦被礮擊損不能行走逃出攔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以步隊接戰經官軍轟斃數百名生擒二名英之兵目李姓受傷即上年隨至天津之哩嘓呔也是役也直隸提督及大沽協副將亦受傷陣亡奉

上諭此次夷人受大創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遂操全勝之算著僧格林沁先在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所有在事文武員弁另行查明保奏陣亡之提督副將等均著交部從優議䘏欽此維時夷人震懾

天威稍稍斂戢適彌利堅之舟後至恪遵滬約改道行走呈遞國書由天津總

督具奏
上亦優答之予時僑寓浙東旋聞其事次其大畧如右不數月有自寧波傳來香港月報內稱英兵敗歸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入寇京師等語以為該夷挫衄不甘虛聲恫愒浮言之起未必無因乃未及一年而輦轂之變起矣大沽兩次之役先負後勝議者以為先事之備得算較多此以成敗論者也予閱僧抵奏參直隸總督譚廷襄摺內稱查取國瑞等供詞是日前路礮臺失利該督乘轎向西奔走實屬恇怯無能等語雖國瑞係後路守臺之員藉詞諉卸所供亦未足深信然當日前路礮臺實陣亡游擊以下十餘人並非不戰而潰之比況據西人月報極稱大沽武弁之忠勇至有距躍向前奮勇不顧夷人方欲生致之者後覩若使統禦得人未必不收其效是制使恇怯無能首先潰逃咎无可諉而其失機疎闊尤在於不守大沽口外之沙致使夷舟來往自便一旦闖入如駕輕車而就熟路是則門户一失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況旣敗之後花俄講款欽使抵津一切毫無把握而塞港之舟筏不整未占之礮臺無備夷船來往又復如常此豈堪再戰乎是亦蹈牛制使白門之覆轍而已

耆相之起一時中外疑之謂其以昔年議撫得罪之臣一朝嚮用遂疑撫事之成事由中制予詳繹邸抄綜覈前後實私心臆度之見也自大沽失利之後勦撫聚訟築室異詞

上見事處萬難特命桂相等前赴天津相機籌辦未嘗一意主撫也迨耆相召對有獨任其難之語

聖心深實嘉悅意其洞悉夷情或別有且款且戰之策故令其不必附合桂良稍涉拘泥核之後來

皇上

硃諭所謂自展謨謀作為第二步辦法者具見

廟算用心之苦迨其到津因英人不禮奏請召回
上又慮掣該相之肘亟發
廷寄令其仍留天津自酌辦法具見用人使過不惜寬其銜轡之施而豈意其
亟欲卸肩別无機宜之陳奏閱其供摺仍屬羈縻之常談於是
上始洞鑒其前後居心如出一轍因數其積愆而寘之法天下後世亦孰不謂
其罪之魁而惜其死之晚也予聞上年粵省陷後英人据制署搜檢歷年夷
務卷宗悉付繙譯官以英文譯出因得于檔案內見其在粵奏章大半支吾
掩飾口是心非故一聞該相復起頓生疑忌而該相亦自此不能一日安于
天津是其賈禍之由殆亦天奪之魄又核以王大臣等所訊供詞据稱英人
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縱在津于事无濟是以桂良花沙納等奏請召回
實為通籌夷務全局起見等語于是宗室肅順乘機下石謂其甫抵天津一
被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犇回遂單銜奏請正法是則英夷一怒實

足以速該相之死雖禍幾猝發非其患得患失之意料所及暮氣之乘進退失據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附錄西人報 咸豐八年

三月初六七等日外國船隻陸續已抵天津海口中國有小官一陳姓一張姓前來問訊答云已遣人前去投文矣十一日四國差官到大沽港以書達于直隷總督譚廷襄轉寄滿相裕誠次日中國即有侍郎宗倫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前來花俄二國與之相會据云各國之書已由錢藩司寄上京城十七日譚總制前來英法官聞其無全權不能便宜行事因此不肯見面惟與花俄二國往來

花旂有繙譯官丁姓與領事同至天津又有耶穌教士曹姓同行今曹姓回寗据云二月廿五日至滬三月初五日自滬起行初九日至天津海口後數日同英法俄三國及本國領事赴大沽口內投文即有中國武弁多員至杉板船上接去十七日又進泊大沽港內見有礮臺三座名曰中南舊上暨旂

幟殆徧其下有城色黃而光疑而用千里鏡窺之方知以蘆席作筒實土其中疊以為城也聞有守兵千名礮六百尊內有紫銅巨礮十二尊防堵極嚴聞日有小舟揚帆而下特至我舟中有游擊陳守備張俱帶藍翎此後亦屢有華官來往我舟所乏即便送來奉以洋銀分文不受又有藩司錢大人來相迎接于是餽送甚多我舟頗不乏用我舟柁工不習水性舟擱於沙即向華官借船一隻分運煤炭以輕之不料英法意見不投遂有四月初八日之事未戰以前十餘日二國講和之小火輪船亦已過沙駛入港內時與中國官來往至戰時回避不及因水淺不能運動以致開礮之時介在其中頗履危險之地又未戰以前官兵截住大沽港口初九日方得駛出港外以後未得其詳

前寗波有英國小火輪船開往天津今於四月初九日自津起程十五日回寗據云本月初八日英法二國在天津大沽口內地方攻打礮臺前幾日有

英法小火輪船五隻已過沙駛入港內後又有小火輪六隻帶領杉板小船數隻一同駛入杉板內載英兵法兵共千名其大火輪船皆泊口外大沽口內有礮臺九座設巨礮二百九十門臺上及華營內約有萬人守之英法兵船駛近岸時皆當礮口前惜中國人開礮未能中的彈丸皆自頭上過時火輪小船開礮相禦杉板則駛近岸旁兵弁放鎗以戰約一時有半英人從此岸而登法人從彼岸而登中國兵潰英法兵亦有死傷者惟法人過官兵藏藥之處猝不及覺被礮轟死傷者較多又見中國武弁內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旂自刎大衆遂潰

天津後來新聞于四月二十四日來滬內云四國領事俱在天津公館因中國欽差訂定是日中外會議自四月初八日以後竝未攻打自大沽至天津來往无阻偶遇淺水亦可雇華舟羣行食用亦可采辦岸上礮臺亦无准備大沽塞港之船隻亦未見整理大約撫事可成今花旂繙譯官丁先生已回

寕波伊隨領事至津自投文以至講和均所目擊据云四月初八日之事予見中國兵械雖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英法始而用武令又修好四月二十日中國欽差制使行文邀花俄二國領事至天津郡中館于鹽商韓宅房屋寬敞供應周備二十六日會晤全權欽差桂花二大人商定和約二十九日前任兩廣總督耆公亦奉
命來津是日賫有
國書定接受儀制五月初一日花旗領事捧回寓中卽時繙譯花文見中書滿漢文並行初八日花旂領事回拜耆公於風神廟初三日耆公回京
又昨接上海寄來香港報云四月初八日之役英兵死者五名傷者十七名法兵死傷者八十八名中國礮臺上所放之礮或以錢作彈又推木箄順流而下以作火攻之具一半為沙所阻一半被英人撥開故未罹其害惟此地官兵武弁膽畧甚壯其堅守礮臺之人三次為英人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

返又有一弁於英人逼近礮臺時單身從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兵不忍相害令生擒此人惜前隊兵丁未聞遽以鎗斃之然此等武弁忠勇異常我外國人亦心慕焉

昨日丁先生來館云接天津最後新聞五月初八日和約已成忽聞

皇上大怒耆英謂大局未定不候旨意擅自回京著僧王派員鎖拏解京治罪不知如何辦理查耆公先自回京之由因前兩廣總督任內曾奏告

皇上謂外國人祇可計誘是以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中多藐視外國人之語此次耆公來津英法繙譯官將此等奏章當場獻出耆英自覺相對無顏是以迅速回京不料因此買禍所定和約花俄二國先行畫押十七日英法畫押候至二十五日奏聞

皇上閱後各國兵船便可分駛出口矣

此次所定天津新議英國凡五十六條各國亦有條目已奉准行但稅則一

款聞

皇上定要遣欽差回四國使臣至滬商定方能換約現已派定桂良等四人於

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云云惟英之公使埃爾謹（卽額羅金之轉語）出京先須由海道前赴東洋日本國

送船從昔年與定日本約曾許其照英人火輪船式製送迄埃公使送船事

竣仍回上海料彼時欽差到滬當亦不遠

俄羅斯人有在京師者俄之領事向華官言欲邀其至天津一見於是寄居

京師之俄人於四月間來至津邸因得備聞都中一切近事

江上蹇叟

庚申換約之役

咸豐十年庚申夏六月英吉利法蘭西連兵由海道入寇天津修上年換約之怨也方上年夷人之敗于天津也泛洋回粵東招募潮勇數千人將以陸路馬隊與北方車騎競長是月英法二國以火輪兵船再泊天津海口時

上方命僧王嚴防大沽口凡南北岸礮臺皆設重兵守之其港口之北曰北塘者大沽之後路也上年以換約令其改道不從釁端遂起海口報至王度其仍由大沽取道抑或徑由北塘襲我後路攻其不備乃以重兵守大沽之南岸而預伏地雷火礮于北路塘岸間將俟其入而殲焉有漢奸偵得之以告遂為夷人所發十五日英法兩夷駕小火輪船杉板等船探水而入二十日舟過大沽口外之沙洪膠淺不得進懼我軍之乘其間也乃張白旗請款王亦令官兵勿

挑戰專為致人之計以待之二十六日夷舟得水轉動闖入大沽口內旋分兵
自北塘後路襲我是時副都統德興阿督兵防守新河夷兵自北塘進官兵拒
戰不利全營陷焉於是夷人進占新河二十八日進占唐兒沽時王督師守大
沽之南礮臺直隸提督樂善督師守大沽之北礮臺
上聞津事日棘爰命大學士瑞麟調帶京兵一萬前赴通州相為犄角
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後路襲我大沽之北岸礮臺提督樂善拒戰不克中礮死
時僧邸堅守南礮臺未動尋奉
旨飭令退守通州於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尚書肅順等奏請罷兵議撫並請
召回僧邸以戢夷兵
詔書一日數至王不得已退師次於距通州廿里之張家灣天津不守夷兵長
驅而入初七日陷焉
初

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恆祺入津議撫夷人以其官卑不足當全權之任弗見也尋奉旨改命大學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相抵津行文照會該夷商定和約英之全權公使曰額羅金其參贊之官曰巴夏里以書照覆請增軍費准在天津通商並請各國公使酌帶散夷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里主之也桂相据以奏聞上大怒嚴旨拒絕一面仍飭僧邸瑞相堅守通州以防内犯于是京師戒嚴二十一二等日英法聞和議不就遂自津門派兵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廷臣復有以撫事請者而一二左右近侍輒張大夷威以聳

聖聽遂有

駕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先是津門告警京師五城分派禁兵更番守衛時廷臣以上常年駐蹕海淀非所以備不虞因奏請即日

移幸入内不報迨聞洋氛内犯左右力贊遷避之計請備乘輿法駕明示百官

二十四日奉

硃筆諭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值日各堂官入
朝待命遂有坐鎮京北之
旨又云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于是都下兇懼譌言四起百官庶民各
謀遷徙而車馬悉以備
巡行一時之送其帑者徙行犇命于是六部九卿臺諫侍從之列聯銜奏遞封
章請
上速定還宮大計不報先是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偵夷兵將薄通州卽日
由
中旨傳令該副都統會同貝子綿勳共調帶八旗禁兵萬人前赴通州助勦未
行聞
上將遷蹕亦上疏力諫謂不可爲一二奸佞所誤致失天下臣民之望
上意稍解二十八日奉

上諭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嘖有煩言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人心皇惑互相播揚朕為天下人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乘輿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軍裝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卽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

尋又奉

特頒硃諭速發內帑銀二十萬兩賞給巡防弁兵都下人心為之一定

八月初一日夷兵自河西務徑蒲張家灣遂逼通州時

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款桂相及軍機大臣穆蔭皆在焉英酋額羅金餓得照會乃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散夷數十人入城議和初二日怡王等與巴夏里相見曲意開導巴請仍循天津原議然須邀法國使臣同來會商初三日怡邸宴英法使臣于通州之東嶽廟穆蔭恒祺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法使

唯唯无異詞酒數巡巴夏里攘袂而起曰今日之約須面見
大皇帝以昭誠信然我國自見天主外無跪禮王其許我乎王默然巴又曰遠方慕義欲觀光上國久矣且賓主之禮不可无以肅觀瞻請以軍容入穆蔭問人數幾何答曰每國須二千人其餘大隊悉留通州穆以見其王 告王語不遜姑答以此事須請
旨定奪未敢專許也巴艴然久之語恒祺曰我倦矣速取卧具來恒不得已為之設榻後有所語巴輒佯睡不聞穆蔭請王趣退留恒祺伴焉黎明有告馳王者曰夷人有異志華妝作矣蓋是夕已有奸細闌入城中到處窺伺王亟遣恒祺偵視額羅金則夷人曰將襲我王知事已決裂密知會僧抵設法擒巴夏里解送京師以法使尚爲恭順仍理遣之然兵端自此起矣

初副都統勝保奉督師之
旨與貝子綿勳調集京兵以俟後命奉前旨係內傳故其奏內言未諭旨明文無從布置時

聖意猶欲觀望和議之成否以取進止適通州奏至始奉
廷寄密諭勝保等謂据怡親王載垣奏稱逆夷猖獗堅欲携帶大隊赴通朕意與之決戰該副都統即日簡練精兵帶赴通州以西駐紮等因都統得
旨乃以初三日出師駐朝陽門外即齊化門七里之燕雲寺越日次定福庄值英法兵已入通州僧瑞二軍拒戰失利夷人長驅而北我軍馬步隊沿途潰散時勝保督師禦于八里橋之南首初七日夷兵自郭家畈一帶分其軍為三僧邸迎其西瑞相遮其東皆敗焉都統自南路迎勦亟麾臺鎗排擊未克有頃見夷人鎗礮橫空飛墮中勝保之左頰右脛而顛衆軍曳而起不能軍左次定福庄夷兵追及之禁兵皆棄甲走都統亦退入城中夷兵遂踞定福庄時僧瑞二軍退守齊化門
上在圓明園聞寇薄都城各營皆潰深知禁兵之不足恃于是王大臣等請堅守京師

移幸大內不許遂定北狩之計

初八日寅卯間

乘輿啟蹕六宮及諸王從焉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尚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

匡源杜翰皆奉傳旨扈蹕時夷人偵知

翠華在外徑率番兵潮勇繞城三帀禁城內外隔絕凡半日不知

上之所之京師大震有間始奉到

巡幸灤陽之旨人心稍定尋奉

硃諭著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淀越日又

頒給全權大臣官銜從夷志也于是撫議復起初九日

行在旨步軍統領著文祥署理代鄭王也是時團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尚書

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僉集中州會館議團練城守事宜自初八日各門

晝閉米蔬概不許入城百物翔踊城中之遷徙者皆以重賄司門米先後出王

大臣等懼激內變議暫閉西直門通往來過午即扃之初十日正陽門半開有
項亦扃之是時恭王桂相皆駐城外城中無主英人聲言攻城又索巴夏里甚
急恒祺請釋之以平夷怒值都統勝保請假在都亟致書當事以為不可侍郎
黃宗漢奏請殺之諸王大臣等皆不能決也
十一日副都統勝保自都中由八百里驛奏
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于是勤王之詔始下是日由軍機寄奉
上諭据勝保奏稱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
身撲進兵及相接賊之鎗礮近旡可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旂兵丁不能奮身擊
剌惟川楚健勇能俯身徑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創懲請飭下袁甲三等
於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即日起程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
犯順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
格林沁等兵屢失利都城情形萬分危急現在外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

曾國藩袁甲三各挑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于
新募楚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數千名即派副將黄得魁游擊趙喜義
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傳諭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
委妥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尅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
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
各諭令知之欽此是時夷人以恭王新奉全權之命役給照會限三日內交還
巴夏里否則十五日攻城王初次照復令其退至天津再行議和不許又令退
至通州俟撫約後即將巴夏里送還又不答然夷人終以巴夏里之故攻城稍
緩遂移兵繞過德勝門謀窺伺海淀矣

十五日奉

行在上諭留京王大臣著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
祖培吏部尚書全慶義道全慶著在紫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

城外欽此是時上駐蹕密雲之羅山奉
旨著軍機章京曾協均等六人同赴
行在
二十日夷人聲言攻海淀僧邸自朝陽門移師北守恭王桂相皆在園中時有
京師商人備牛羊千頭赴夷軍犒師且請和議英酋答曰此國中大事非爾商
人所得聞也必欲以和議請者須恭王自來于是恆祺再請釋巴夏里王不決
越二日夷兵自朝陽門移師過德勝門北攻海淀禁兵不戰而潰僧瑞二軍亦
潰也二十四日夷人僭居
御園恭王避居廣寧門外之長新店瑞相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焉爰釋巴夏里
命恆祺送歸約以次日議和巴既出夷人益无顧忌時海淀民房先後被焚火
光燭天巴怒未已請毀
御園宮殿夷兵潮勇縱掠園中回師駐安定門外

海淀之被焚也京師震動駐守內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顧瞠眙時大學士周祖培駐外城夷人投給照會要恭王前至軍中面定和約且請速開安定門挾脅以三日之限周得其書縋告豫王王不能答二十八日夷人照會期以次日攻安定門一時內外隔絕二王不相聞問軍民重足于是周相倡言于廷曰和議已成彼攻我拒均之失信也不如開門納之乃給照覆請以次日釋甲入城夷人許諾

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議館夷酋於國子監中供帳筵宴具焉日午英酋巴夏里帶夷兵一百數十人入城不就館不赴宴徑向步軍統領索取安定門鑰牡專備夷兵出入爭策馬登城設大礮于城樓上附郭民房皆被焚毀遂將全營移駐安定門外一時夷人漢奸塡塞街巷防兵潰散鳥駭獸犇於是外間譌傳禁城已破其知者曰此正所謂開門揖盜也法夷後入隊伍較整其酋皆住國子監中亦有散處天主堂者於是和議始定

九月
上駐蹕灤陽留京之王大臣等合詞奏請
飭恭王師入城速定撫議王既奉
欽差全權大臣之命夷酋照會趣之入城城中自豫王以下復屢請之初三日
恭王移駐廣寧門外之天寧寺進退猶豫適自
行在寄寄硃諭謂此時斷難入城辦撫令且擇地紮駐蓋慮夷情中變將執之以為質也英人既入巴夏里首定英約除八年五十六款照行外續增九條法人之約除八年四十二條照行外續增十條大意在加索賂款多占馬頭及天津通商京師寄住之事王不能難許其奏請
聖裁俟奉到
批回即行訂期換約夷人唯唯聽從未幾而搆怨之師復起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於通州也並具散夷數十人悉縶送京師經刑部訊供監

禁大宛兩縣獄至是以議和釋之歸有監斃在獄者十餘人英酋憤甚將渝盟興師王大臣等亟遣人謝之不可初四日夷兵再擾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帶火三晝夜不絕京師內外大恐恭王時已移駐城外法源寺夷人復聲言稱兵擾至紫禁城城門洞開夷兵內呼外應勢且岌岌恭王再以和議請法使噶囉居間排解凡三返乃索死者撫䘏之款五十萬相約罷兵王還恒祺往請換約之期該夷照復須俟䘏款交清然後蒞盟爰括京師內外庫以初九日照數給訖乃議宴夷酋于禮部交換和約初十日巴夏里來訂次日換約之期隨帶散夷百餘人身藏兵械入城周視晡日仍自安定門出一時內外居民觀者如堵而夷人方耀兵于輦轂之下弗之禁也

十一日與英夷交換和約恭王率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尚書趙光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各帶護衛入城其各營禁兵皆止正陽門外宴夷酋于禮部大堂設供宴上方左右各三席東西兩楹各十席日午英酋額羅金巴夏里等入

自安定門盛陳兵衛鼓吹前導衤以夷樂其酋皆乘八人輿餘四人王大臣等迎于門外分東西階入席酋等見王用免冠禮王拱手答之又有女夷三人不行賓主禮徑乘輿入坐或曰夷酋之妻巴夏里之婦預焉莫能詳也恭邸與英酋額羅金分左右坐通事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禮成換約而去

十二日王大臣等與法人換約法使噶囉隨帶通事散夷入城皆乘四人輿導以鼓吹亦有女夷數人兼設女樂如打花鼓式用夷禮也宴于禮部大堂禮成換約如英酋相見之儀和議既成英法使臣請將前後條約須行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王据以奏聞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一二等日業經恭親王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英法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人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欽此

十七日與俄羅斯換約俄之使臣伊格那替業幅與王大臣等相見所定和約議此後通商不論恰克圖及現准英法二國通商之各海口悉聽該國水陸自便其通商條款稅則事宜大畧與英法同惟續增條約則意在申定兩國邊界凡黑龍江及西疆交界之處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以防異日爭端恭王皆許之其相見及換約儀注皆如英法二國之儀

十月在京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

上回鑾奉

上諭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京俟明春再降諭旨欽此是時晉撫奏請西遷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又上疏請于陝代之閒暫設

行在俟夷兵全行退出大沽口外然後奉迎

返蹕皆不報

是役邸抄多不具大沽礮臺之破津門之陷皆無一語及之僧邸拔去三眼

花翎旋奉
賞還亦不詳其用兵之利鈍其七月二十四二十八日之
硃諭皆得自都中所寄予以九月杪至祁門督師幕府正值籌辦北援及南軍
退守一切情形僅于
廷寄及勝帥咨會中得悉北事之大畧其後由湖北嚴方伯樹森寄來天津總
糧臺一信又得都中寄督師信函續又傳抄勝帥致周仲建書及其將赴通
州請
乘輿還宮疏並六部九卿等諫
幸木蘭疏督師屬彙輯之爲一帙乃得參考前後次其涯畧以上云云無一字
得之稗野者惟當此乾坤震撼滄海橫流凡在斷鞅攀檻之儔瀝血叩心憂
危入
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据實書之不敢誣亦不敢諱也京兵禁旅其爲綠營

者不過十之一餘皆八旂蒙古也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優游輦轂之下皆藉所得月餉以餬其口贍其一家少者壯壯者老不復知有金革之事固已恬然自忘其為兵矣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靡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衆非但不可以

龍興例即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于行陣稍有閱歷者亦相去遠甚即使

乘輿決討還宮曾無轉念亦恐難免以賊虜貽

君父憂也戰之不克遂為言和者口實而豈知今日之誤正誤于二十年前撫事之濫觴耶白門之約予取予求不汝瑕疵遂為夷人得步進步之漸迨至粵東辦理五口通商則裕制府誠琦相所謂事適夷如頑父惟恐不當其意者入城之約許以二年粵中之禍遂始于此粵事決裂而後天津畿輔鼓其狂瀾煽其逆燄以致禁城渫血

君父業塵君子觀于夷事之究竟未嘗不歎息痛恨于夫已氏也雖然八年之

役

上樹髀擇將而寄之僧邸一年之間成效見焉今雖失利安知異日之不轉敗

爲勝邪乃事未劇方堅守南路憲臺而奏請班師力贊

遷蹕之浮議起追念

龍飛之初驅逐洋艘罷斥議撫諸臣海內乂安者七八年一旦因時事日艱內

外諸臣未能堅其匪席之旨而欲狃于處堂之安于是一誤于耆英再誤於

端華肅順而卒莫能善其後也嗚呼可勝慨哉

附錄九卿科道諫

幸木蘭疏

奏爲迫切瀝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四日

命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各堂官閱看

硃筆有暫幸木蘭之說臣等傳聞之下實深皇駭竊惟京邸為根本重地

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

皇上一旦為巡幸之舉則人心搖動京師必不能守且八旂綠營官兵其父母妻子室廬墳墓皆在京城能保其無離散之心乎萬一

六龍雲駕而兵心氣解此時欲進不能欲歸不得

皇上將何以處此現在夷人犯順要求百端其實夷兵不過二萬餘人耳其斷不能擾吾疆土也明甚若使

乘輿一動則大勢渙散夷人藉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中國昔契丹之立石敬塘金人之立張邦昌則二百餘年

祖宗經營締造之天下一旦拱手授之他人

先帝付託之謂何

皇上何以對

列聖在天之靈乎且以一府一縣之守令聞警出城地方立見潰散況

萬乘之尊都城之重而可輕于舍去乎臣聞嘉慶十八年林清之役

仁宗睿皇帝方幸木蘭聞警即日反蹕當日且聞警而還宮此時豈聞警而出

幸乎況現在逆夷之勢不及當日各路教匪之猖獗奈何輕棄根本自貽隕

越耶臣等謹按北宋牟駝岡之役白時忠李邦彥等請幸襄鄧以避敵鋒李

綱力主守城之說遂以卻敵前明土木之變徐珵主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

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遂立十八團營而京師安定此不遷而存者也金哀

宗弃河北而金亡元順帝弃和林而元亡此播遷而亡者也前史具在遷與

不遷其效可睹今日之事萬不至如前史之甚獨奈何出此下策自取阽危

哉為此策者必曰

聖駕時巡仍派重臣監國俟稍遲廓清奉迎反蹕殊不知

皇上一出都城无主伏莽生心蕭牆變起種種危亡翹足可待又安往有掃盪

廓清之日況木蘭一隅又何足恃我能往寇亦能往設逆夷以勁旅相追則
以有所憑藉之京城轉以為未能抵禦豈中途人心潰散而能資其得力此
不得計而決者也昨奉
宣示諸臣京城內外傳說紛紛閭井驚皇人无固志恐滋內變不可不防御懇
皇上暫行還宮激厲將士嚴籌守備以固衆志而釋羣疑並求
宸衷內斷不為浮言所惑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受恩深重未敢緘默激切冒陳自忘狂戇敢乞
皇上聖鑒不勝悚皇屏營之至謹奏